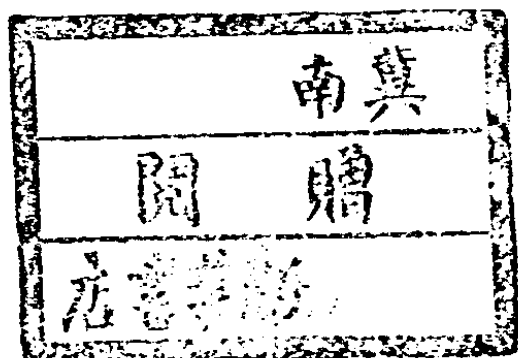


活幹誰給



給誰幹活

(工人讀物之一)

給誰幹活?.....(一)

方步印辛辛苦苦六十年.....(四)

父親的話.....(一)

我要作新青團員.....(二四)

優秀工人王老五.....(二七)

優秀的工人代表田望華.....(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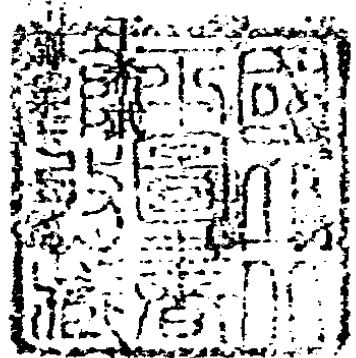
時時刻刻想工廠.....(二五)

俺要幹到底.....(二八)

「主人怎樣當法？」.....	(二三)
建廠能手劉仁剛.....	(三五)
除了安心生產啥心事也沒有了.....	(三八)
模範工人趙振瑞.....	(四二)
工人創造人力水車成功.....	(四六)
一天的工作.....	(五〇)

給誰幹活？

火柴公司工友



工友們，今年是大生產之年，我們要把爲誰生產的問題弄個明白。有的人說：『幹活是給自己幹的，爲什麼做洋火賺的錢，我們沒分着呢？』又有的人說：『工會既然不是剝削我們的，那麼一天出了四千多箱子洋火，賺的錢都那去啦？』

我說，這些想法全是錯啦！

請看，今天的工會，假設要是爲了眼前三天兩天打算，把賺的錢大家一分，以後怎麼樣不去管它，這能行麼？

我們平常在家過日子，是怎樣的過法呢？凡是正經的人，決不有了錢一化而光，他一定是好好留着，往長遠打算。我們的工會，在領導上就是這樣的，每一件事都往遠處打算，前年我們的工廠缺乏赤磷，沒有工作了，工會建立了一個東光化學，專給我們製

造赤磷，後來火硝缺乏，工會又設法立了個日光化學，專給我們製造火硝，自從建立這個廠子，不但解決了我們的原料問題，而且不使我們失業，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許許多多的工友，救了更多的工友！

請問，新建設工廠，沒有資本能不能行呢？

我們工廠，賺錢以後，又買了成堆成山的大木頭或一大批一大批的原料，這麼一來，原料不成問題，那麼我們的工作也多了，就用不着發愁沒有原料就會停工了！

我想，工友們要是聽說「原料快用完了」這個消息，沒有不發愁的，因為沒有原料就得停工啊！

我們工廠賺了錢以後，多辦原料，多出火柴，更多賣錢，再多辦原料，並且想法多加創造一些別的出品，就會使得我們的工廠更加發展，工廠發展了，我們的職業不是就更加鞏固了麼？

大事小事全是一個道理，我們住家過日子的也是這樣啊，處處要往遠處打算，越過越有發展，要是不往遠處打算，困難就會一層一層的來，越走道越窄，一直到破產，沒

有路走。

如果沒有工會這樣往有前途的道路上領導我們，我們恐怕早已失業多時了！還能像今天這樣高興的工作、學習、唱歌、演劇麼？

就拿我們沙河口地區來說吧，許許多多工廠鞏固起來了，玻璃工廠當初假設大家不克服困難，不好好修理，把所有的東西大家一分，拿回家去，吃光喝光，今天工廠不能開工，大家怎麼辦呢？

亞洲膠皮公司，原料本來就很缺乏，因為領導上往長遠打算，想出各式各樣的辦法來克服，一直堅持，到了今天，很是鞏固，這是爲了誰呢？假設工會爲了省心省事，一看工廠困難太多，乾脆關門，工友不就毀了麼？工會因爲是工友組織起來的，所以處處爲了工友打算，而工友幹活，怎麼能說是不爲自己呢？工廠賺了錢，多辦原料，更發展了，大家不愁沒有活幹了，保住職業，不是爲了自己爲誰？所以說工廠是我們自己的，這是沒有問題的，誰要說賺的錢就分，這倒辦壞了！對我們不僅沒有一點益處，簡直就是毀我們。工友們，請你們冷靜想想，好好看看事實，我的話對是不對？

今年大生產運動，咱們千萬努力，把工廠好好發展起來，不僅鞏固我們的職業，也能逐步逐步的改善生活，不僅鞏固我們自己工廠工友的職業，逐步改善我們自己的生活，還能使得關東地區所有的工友都有職業，都能逐步改善生活。

工友同志們哪，千萬不要上了那些糊塗說法的當，我們好好團結，努力生產！建設我們的新社會！

（大連日報一九四八年一月）

方步印辛辛苦苦六十年

（一）

老工人方步印今年六十歲了，已經幹了四十多年的木匠活，在工廠也有二十六年的歷史了。他是紗廠最老工人當中的一個，大廠一開始建立就有他，直到現在，還在幹一分廠工作。

方老頭自從他十六歲上死了父親，十七歲上又喪了母親，他便離開家鄉——原籍冀縣，遠奔阜平，在山裡開始跟師傅學徒，當木匠，在那裡起五更睡半夜，苦心幹了五年，才回了家。可是家裡房子地都賣了，無依無靠，無法結腳。因聽說鄉親們在臨城煤礦上包工，他便投奔了去。在礦上幹起包工活來，在那裡幹了三年，沒落下什麼錢，過年回家，有一個營叔伯在贊皇做散活，他又投奔了去，一直幹了八年，趕上民國九年大歉，餓得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人們救死不得，那裡還有木匠活幹呢？沒有法子，他才逃到石家莊來。

民國十一年紗廠成立，他便來紗廠作工，總廠的紡紗開細紗間的建築，他都參加了。最初他釘洋灰模子，八月紗廠正式開工，他便歸了『裡工』，在木匠房幹了五年，在廠建立後，他又調到布廠專修理梭子，民國十四年紗廠大罷工，他也參加了。七七事變，日本來了，他受不住那個氣，堅決不幹了，最初日本人不讓他，着人叫了他去問他：

『你爲什麼不上工？』

『我的眼有病！』他說：

「你眼裡有甚麼病？」

「眼花！」

「看你眼裡沒有病！」

「有病，看不着微活！」

後來，旁人幫他說了許多「好話」，並把他放了。從此，他便把自己的傢俱賣出來，開始在街面上幹散活，石家莊中山路上的好些樓房與新華路兩的花園飯店，他都親手架過棟樑，但他住的却是南馬路附近貧民窟裡一間蔴棚。除了三十三歲上結了婚家有幾口人（兒子、兒媳、孫兒孫女等）外，別無產業。

日本投降後，有人找他又上了紗廠，直幹到解放。

（二）

石家莊解放後，新的廠方，號召工人復工，他就上班了。因為他的老家早解放了，民國二十一年鬧災荒，他又去過饑皇，回到老家，見過八路軍，知道共產黨，聽說才解放他却不像旁人那樣怕，所以他一上了班，就踏踏实实幹起來。可是數人的飛騰，

却不識的惡炸，廠方爲了保護工廠和工人的安全，便向外疏散機器，方老頭，雖然年邁，但依然跟着一百幾十號人，二十多輛大車，拆卸機器——抬鐵板，扛機件，青年人都累乏了，可是他並沒有嘆自己累，一直堅持到最後，結果，把機器轉移到新的地方。

爲了早日開工，職工們便開始在新的地方安裝機器，十七、八個人，裝幾十台車，白天、黑夜趕着的前趕，方老頭平緩箱平的又好又快，一個人能供好幾個人裝車用。

開了工，他還是手不閒，經常到處跑，自動的找活幹，布機上的綑頭皮托、蹣蹣、交大機、修經軸都由他一個人做，他事先把這樣的東西準備好，看見那裡該修理了，就主動的修理，看見那裡該換就主動的去換，從不讓人喚，讓人催。

尤其是在去年十月底備戰前後，他表現的更積極。當時的情況，非常緊張，謠言很多，敵人的飛機又不斷的襲擾，廠方要把重要的機器堅壁，避免敵人的破壞，蒸氣機又那樣笨重，他雖然年老，仍是帶着頭的幹。有些人，看不清，還害怕美國幫助蔣傳匪武器厲害，怕方老頭認識的很清楚，氣憤的說：「光說敵人傢伙帶勁，不知道『鬆人』拿着雕翎刀也殺不死人！」

分廠的機器疏散堅壁的不多了，便去幫助總廠搬運機器，當時有人問他：

「老頭，你還去嗎？」

他說：「怎麼不去，我還領着你們幹哩！」

那天，敵人的飛機，不斷的盤旋轟炸，旁的人溜了邊，他還在那裡釘着。

平時他看人幹活不對就批評：

「這些東西是咱們的，你們不好生幹，敵人來了給破壞了，不是打了咱們的飯盆子了嗎？」

回到分廠，他看見大家很緊張，又自動去要求去趕車。

備戰回來，復員時期，往回搬運機器，他還是幹在前頭，從不落後，他那麼大年紀，幹起活來，並不像上了年歲的人，活像一個年青的小伙子。

去年七月，分廠評定他為模範工，備戰後評功給獎大會上，他又得了獎，工人看他好，分工會改選時，推選他為副主任，去年自總支公開黨以後，有些工人參加了黨，問老方，老方堅決的說：「祇要共產黨不嫌我老，我決無二意。」今年一月四日總支正式

接受這位老工人入黨的請求，批准入黨。

(三)

他在工廠二十多年，爲人忠厚老實，待人非常和藹，有些老工友和他在三巡二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他和自己工人兄弟抬槓過，發過脾氣。旁人要求他的事，祇要他辦得到，他就盡心的辦，歡喜的幹，從不推辭。他熱愛真理，在過去對資本家祇有壓抑着自己的內心的憤恨，不言語。

解放後，他認識的更清楚了，他也願意講話了，敢大胆的批評了，對工廠態度也不同了，最初材料很缺乏，添購不易（就是自錢也無處去買），他很了解這一點，對於物料，就非常節省，從不浪費糟踏公家的一點東西，他常把舊的梭子或壞了的，都保存起來修理好，又拿出來，照樣的用。

現在分廠裡木工活，他也作，他一切都熟悉，除了修梭以外，什麼活都找着幹，而且都能做好，他把工廠看成自己的家了，他看着自己家的事業，一天天的發展，他幹的更加有勁，老頭子更加有精神了。他說：

「自從解放以來，我的身體可比從前壯實的多了，眼不花，耳也不聾，勁頭更大了，我喜歡這軀幹，過去二百多台車，總是沒活幹，現在××台車，活兒總幹不清。」

爲什麼會這樣呢？他自己解答的很好：「過去給國民黨日本人幹活，有什麼落頭呢？幹好了，年青的落個『好小子』，上了年歲的落個『這老頭子不賴！』就完了。工人的生活、疼痛，誰管？我曾參加過幾次備戰，早年『普奉戰爭』，工廠停了半年，廠方仍下工人跑了，把工人『乾兒』起來；七七事變，日本人來了，國民黨也把工人丟下，自己溜了，留下幾個看廠的，也歡迎日本人，把工廠全盤托給人家，工人的死活誰問過？解放前，國民黨也備過戰，可是什麼真消息也不告訴工人，大砲轟隆隆的響起來，還把工人關在廠裡給他們做工。共產黨解放軍就不同了，備戰一開始，就把真實消息告訴大家，讓大家都有個準備，並且預借給工人工資，工人有什麼困難，還設法解決。把工人當作自己的人，人在世界上，混得就是個心，要看清明暗道，我參加二十多年的工廠幹了四十年的木匠活，過去稀里糊塗，現在可摸着路了！」

（石家莊日報一九四九年一月）

父親的話

電氣工人 廣

是一個北風怒吼雪花飄舞的嚴寒早晨。拖着一夜疲勞的身體，走回家去，因變了天氣，街上車馬行人顯得特別稀少，只有三五成群的上下班工人，踏着潔白的雪地，沙沙的快走着，我因為惦記久病的父親，走得更是快，雖然凍堅了的雪路，不時滑得我東倒西歪，但急行的速度，絲毫沒有減下來，三四里的長路，只二十分鐘就跑到了，當我走進院中，聽見父親大聲咳嗽時，一顆驚悸的心才漸漸安靜下來。

一進屋門，六歲的小姪順兒，很快的跑來抱着我腿問道：『大爺！你下班啦！你冷不冷。』『好孩子，我不冷，你早起來啦！』隨後我走到父親病床前，問問今天病狀及夜裡吃了多少東西，在炕上坐着的母親說：『你爸爸昨天吃了鐵路醫院給的葯水，痰見少了，咳嗽也有底氣了，並且夜裡十二點時，還吃了一碗素餃子，半碗牛汁湯，情形比

前兩天好多了。」「父親告訴我：『孩子，不要緊啦！我今天覺得好多了，如果病逐漸減輕，再不添新病，開春的時候，我還許好了呢！』我聽了母親和父親的話，真高興得都流出眼淚來了。

吃完了早飯，因為外面下雪，我也沒出門，坐在屋裡跟父親談天，父親今天興緻很好，這是他有病三個月中絕沒有過的現象，他問着我自他病後廠裡的事情：『機器出過大毛病沒有，這兩天又開什麼會沒有？』還不時給我講解着機器的原理，我怕他費精神，勸他好好的養病，不要思慮太多的事情，安慰他病好後，仍可上班繼續工作，但他沒聽我的勸告，却倒興奮的闊談起來：『孩子，你不要怕，我不會累着的，我今天精神很好，我要說說，營了幾個月的話，你好好的聽着。孩子！你們在廠中做事，千萬要盡心盡力，不要學過去的磨洋工辦法，因為廠方待我們太好了，你看看，我病了三個多月，廠方分文不扣，仍照舊給我開支，這樣給你們減了許多負擔，憑良心說，如果沒有這筆錢，光靠你們弟兄掙錢，別說讓我吃藥養病，就是這一家十二口人吃飯都成問題。這還不算，另外工會又給了一百萬的補助費，替我們解決了多少問題呀！孩子！你想

想，如幾沒有這項補助，你們成天吃不飽，穿不暖的，叫我看着還能養病嗎？簡直愁也愁死了。就是這兩天喝藥水，不也是公司指定的醫院給的嗎？我們一個小錢都沒花，你說說廠方那樣照顧不週到呢？尤其廠長和工會委員們，在我躺在炕上的三個多月中，來看我好幾次，並且每回多少都買點點心，他們這樣誠心誠意愛護工人的作法，更是令我難忘掉的。孩子！你會記得國民黨時代，我亦曾病了三個多月，那時廠方給了我們什麼好處呢？不是歇一天扣一天的錢嗎？並且病得日子久了，還有被開除的危險，我那時還是主要的老工人，在好着時，也會賣過力氣，但有了病，他們給我的，只是愁和悶，想起我那場災難，如果沒有朋友借錢治病，唉！寶貝呀！你早看不見爸爸了。」父親說到這裡，已哽咽不成聲，熱淚滾滾的從眼角淌在枕頭上了。我趕快拿手巾給他擦了擦安慰道：「爸爸，不要太難過吧，過去讓他過去好了，不要再想它，還是養病要緊。」「不是我難過，孩子，你現在總要記住誰好誰壞，誰是誰非，誰是我們的救星，誰是我們的恩人。現在我已不是有用的人了，就算是好了，我有多大力量替廠方出多大力量，將來我只盼你們弟兄，能繼續我這點遺志，事事努力，一切要做在人前，就是我死後也能瞑

目。」父親說完，就沉沉睡着了。

這時，外面風聲刮得呼呼的響，隔窗外望，片片雪花，也好像鵝毛般漫天壓蓋下來，空氣更顯得沉悶了。我想父親方才的話，暗笑了。爸爸！共產黨解放軍真是我們的救星。

（石家莊日報三十八年一月）

我要作新青團員

大連機械三分廠工人 韓連發

我是個山東沂州府沂州縣人。我父母在我三歲的時候就搬到大连西沙河口住，是個貧民，我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家中的生活漸漸的就困難起來啦。到六歲，又死去了母親。母親死去以後，家中的財產便叫我大哥賣乾淨啦。家中無有一粒米，無有一根草，後來有我破家的大哥，把我賣到旅順一個地主的家裡，每天受苦挨餓，吃的是人家剩的，穿的是破衣裳，每天只有罵打是我的家常便飯。我已經八歲啦，每天叫我拾草、放

牛，實在我是掉在黑坑裡啦。後來我實在忍耐不下去，有一天，他叫我去買豆腐，我給他把碗摔啦，一氣從旅順逃到大連，還是沒地方去，走進了宏濟善堂。

在善堂也是沒有出路，成天吃不飽，只有那些大肚子的親戚朋友，吃的是大米洋麵，窮人還是受着壓迫的生活。我在善堂住了四年，到十二歲啦，宏濟善堂把我挑上勞工，一天到晚總是兩頭不見太陽，回來晚啦就沒有飯吃。有一天回來晚啦，我的飯被別人給偷吃啦，我當時，痛恨急啦，肚子餓的痛，幹一天活又沒有飯吃，嚎了一聲，我就哭了起來。我想起了我父母死的時候，想起我直到現在受苦，有誰來管我一個苦命的孩子？天哪！我一個無家無業的苦命孩子，有什麼出路？就自言自語說了一氣，肚子還是餓。在這時，我便跑到世界電影院外面，有一個賣麵的，可是我腰裡分文沒有，我也不管，我要了三碗麵條就吃。吃到第三碗時候，心裡就害怕啦，沒有錢怎麼辦？後來我把碗一放就逃跑啦。從那以後，就養成了我一個習慣，偷、騙等等的東西。

到十三歲的時候，生活更苦起來啦，那時我已成了一個飛騙的孩子，每天到西崗露天市場偷人家的東西，人家看不見就拿饅頭、肉、菜、果、西瓜、衣裳等等的東西，真

是舊社會逼良爲盜，一點不錯！我們還有個大頭子，偷了東西就有他的份，沒有他的份就打，有一天他躺在被窩裡，外邊有一個賣豆腐的，他告訴我們三四個小孩：

「媽啦個X的，外邊來啦賣豆腐的。聽不見嗎？快去！」我們三四個就哭着出去啦，不偷回來還打，不得已就把賣豆腐的箱子偷到善堂裡邊來啦。像這樣事情太多。「八一五」蘇軍解放了旅大（旅順大連），那時候心裡糊塗，老是盼「中央軍」，以爲中央軍來啦我好逃出苦海。那時候就有人告訴我：蔣介石他破壞人民利益，獨吞果實，挑撥內戰，屠殺人民，不叫窮人翻身。我就相信七八分，後來我聽說外邊私人家有溜幹，有用人的地方，我心裡就亮了一些，心思他是中國人啦，一定能好，我就到永茂春鐵絲網廠學徒。幹了三個月還是每天挨打挨罵，也是受痛苦。我一想：有錢的人不能可憐我們窮人，中央軍來啦也不能好，那時候我已經聽說蔣介石四大家族正是有錢的。

後來有人告訴我：現在成立了職工會，你不到公家幹活，你還在這裡受苦幹什麼？這時候被人把我提醒啦，就參加了職工會。工會介紹我到東北鐵工廠學徒，我剛進到工廠心裡還一面害怕、一面樂，在工廠實行三八制，學習政治文化，提高我的覺悟，聽到土

級講：『中央軍還在壓迫人民，不叫人民翻身，不給人民自由，不叫人民吃飽飯。中央軍封鎖關東不叫我們翻身，有共產黨領導給老百姓解決困難。改善人民生活。』

從這我就有了家，在工廠住宿，有吃的有穿的，我也不挨餓啦，工廠配給衣裳，也不挨凍啦。下班就在工廠學習政治明白國家大事。我是一年書沒念，現在我能寫稿子，寫壁報，我心裡真高興極啦，我知道新社會的青年前途是有希望，再不進步等什麼時候？現在也不受痛苦啦！我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是領導人民翻身的政黨，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能走向光明大道，尤其是它在旅大地區和人民見面啦！今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又要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是共產黨の後備軍又是共產黨的助手。我今年十八歲，我今後要加緊學習積極工作爭取作一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我知道新青團員是光榮的，他是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的，他能在工作上起模範作用，他有青年的特點他不怕一切的辛苦、犧牲的，我要照新青團團章去作和廣大人民打成一片，來解放咱們勞苦人民。

優秀工人王老五

遼生紗廠 唐征

王老五是遼生紗廠的打包工人，他九歲時候就在寶成紗廠（中紡三廠的前身）當學徒，二十一歲轉到銀行裡刷機器，以後他還做過製釘工人，細紗技工，前年才到遼生紗廠來當打包工。因他沉默少言，工作肯賣力氣，因此和他在一起的主人人都親近他。

天津解放不久，我被派到這廠子來，我不久就知道這裡有個王老五，根據這個名字，我想來，王老五大概是個年紀很大的老成工人，但當我看到他時却是這麼一個年青的漢子，高高的鼻梁，赤紅臉孔，矯健的體格，穿着一身黑便衣戴着一頂小帽子，很愉快爽直的和我們談着，我好奇的問他：爲什麼人家都叫你做王老五呢？他笑着告訴我：『那是因我在家行五，叫我王老五』，我追問他他開始對我追述與他這名字有着密切聯繫的鬥爭故事：『民國三十五年，我在中紡五廠工作，因爲看不過僞工會的欺壓所以我

和工友們都起來組織自己的工會，我當選了工會的幹事，因此國民黨對於我特別懷恨。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派軍隊駐守在我們廠裡，這些壞蛋對工人百般限制。鋼鐵一二廠、中紡各廠、灰堆紙廠各廠工人對這些駐軍都十分痛恨，在三十五年舊曆三月二十八日，別廠有幾位工友到我們廠子聯絡，國民黨駐軍死不讓他們進來，我和他們交涉，他們一點道理也不講，結果我氣得打了那守衛的一嘴巴子，工人和那些狗兵就打起來了，全體工人久悶在肚子裡的氣在這時就像炸彈一樣爆發了。

工人把汽笛拉起來，於是中紡各廠，鋼鐵廠等……工人都來支援我們了，中紡四廠工友淌過河到我們這裡來，河上警察局的警察不讓過，我和工友把船撐過去，警察用刺刀一刺，把我的褂子戳穿了！我就把他的槍奪過來啦，別的工人一齊動手，就把四個上着刺刀的槍都奪過來了。

警察局長怪威風的問我們：「你們為什麼搶槍？」我說：「不搶就該讓你們刺死嗎？工友們嚷着，『死！死！死也得幹！』也有嚷着：『擲死他幾個！』我看他們裝模作樣也氣得我肚子快爆了。把那桌上擺着的一盤茶杯子和茶壺，一掃，乒乒乓乓都碎在地上

啦，大夥勸起手來，警察局辦公室的玻璃都碎啦，警察局長腦瓜子給工人摔着在牆上碰了個窟窿，四面都打起來了，警察的帽子給丟向河裡了，衣服破了一吐！吐！吐！」警察的臉上都滿是唾沫了。我們是沒有武器的工人就這樣和有槍的士兵警察鬥爭了。

……他興奮地講着，好像事情就發生在目前一樣。他吐一口氣繼續的說着：「第二天進步的報紙上登着：工人王老五帶着工人和國民黨兵及警察鬥爭的消息，這樣人人都叫我做王老五了……」但國民黨特務匪徒對王老五和他的同伴都加以監視逮捕了，王老五就在五月初八日給警察捉去監禁了四十幾天，壓領子壓了二次，板子打了一次，共死去了六次，但是王老五雖受盡了這樣的苦，國民黨特務從王老五的口裡一個字也得不到。放出來後，工人紛紛來慰問，國民黨看到工人不屈服的表現，發怒了，於是將出獄僅十幾天的王老五又捉進牢裡了，慰問過的工人一百零七個都給開除了。

王老五又受了將五個月人間地獄的苦，國民黨捉不到什麼証據，王老五又給工人營救出來了，但他失業了，經過許多的曲折，才進入達生紗廠來，在國民黨偽工會嚴厲統治下，忍着滿腔的憤恨，每天辛勤地團結着工人，打着棉紗包。

天津解放了王老五也解放了，他以從未有過的愉快和興奮，來迎接這個勝利的到來。他好些日子奔跑着，告訴他熟悉的各廠工友們：趕快組織護廠隊，復工生產，達生紗廠復工後，他積極的爲工人辦理兌換金圓券，解決工資問題，一個多月摸不着回家睡。在廠子裡慶祝平津解放的時候，他被工人選爲籌委會主席團之一，達生紗廠職工代表成立時，他被選爲常務委員會主任，三個多月來，他除了公家（總工會）有什麼事須他辦，給以公假外，他從沒離開過生產崗位。白天七點半上班，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都是生產時間，一有休息時間就爲職工辦事，像開會討論問題啦，向廠方交涉什麼事情啦，常常忙到十二、三點鐘才睡，他雖睡得少，但第二天七點半還是一樣的上班，在這種生產風下，影響整個職工代表會很重視生產，在他領導下的職工代表會爲工人解決了很多困難，王老五工資比別人低但當廠方調整工資時加上他幾分錢的時候他把名字勾掉了，且說：『我們是工人選舉出來爲大家夥辦事的，工人都大部沒加工錢我加幹嗎？』他在職工代表會上提議辦事要先徵求群眾的意見，得群眾擁護才好辦，不個人作決定。在團校學習的女工代表李志仲，看到報紙上登着王老五當選爲華北職工代表會籌備會常委之

後，立刻寫信回廠裡說：「王老五的破是爲我們辦事的人，他爲我們添大墳光不少！」她看到王老五爲着工作，長年睡在廠子裡不能回家，也沒被子蓋，她寫了一首小詩說：「王老五，爲咱們真辛苦，鋪蓆袋，蓋蓆袋，睡在廠裡沒被蓋。王老五多辛苦，衣服機襖也沒工夫洗。……」

在達生紗廠裡過去看來這平凡的小工，已成了絕大多數職工所愛護的人物，他也愛護自己，拚命的學習，要爲工人多辦好事，識字班上他照着粉板上的字一個個用心的寫着，不識字的苦忘不了！

（天津日報一九四九年五月）

優秀的工人代表田蘊華

△張潤▽

路局選舉大會上，認識了剛當選出席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田蘊華，會後他和鄒而熱誠的和我作了數十分鐘談話。

十二歲他就到鍋爐旁邊過活，替修營水泵、擦火車，到十六歲才算學徒，十八歲當幫匠，到現在他已積蓄了二十三年的經驗，成爲一個出色的爐工和機工匠！他負責路局××××所和橋樑組的工作，又是全廠工人所愛戴的工會主任。

抗戰中，自國民黨拋棄石家莊以後，他就不斷在工人中進行抗日宣傳，鼓動反抗，因此被日寇逮捕兩次。挨受着滾凉水、毒打等等折磨，「但是，我不能因爲自己受苦就陷害別人，我不願向他們說一句損害自己人的話！」就這樣他經受了嚴重的考驗。後來經工友們保出，在日人監視下他轉到自來水廠當機工，這期間他頑強地領導工人抓緊每一機會破壞敵人的生產建設，有一次自來水廠就燃燒了兩日兩宵。

國民黨接收後，工人同樣受苛刻的壓迫與欺騙，他更常爲工人的利益而無畏地鬥爭，一次反對貪污謀的事件發生，貪污的人聽他來了就怕的不敢出來。

替他競選的人說：「解放後他會貢獻大批寶貴器材，爲了工人的福利，事無大小，均親自奔跑，領導工友在短期中超計劃的修復十一座橋樑，」他却非常謙虛地說：「這是大夥的功勞，一個人好，不頂事！」

去年十一月，爲了配合冰水戰役，他帶着剛解放的一群工友，在嚴寒的雪夜裡，在溜滑的山坡上，在敵人的周圍，執行破路任務。他鎮定而堅決的帶着頭幹。在行軍時替工友背被包，休息時找柴草讓工友烤火，燒水給工友洗腳，自己常在黑夜裡坐守警戒，就這樣保證了破路任務的完成。他說：『爲了任務的完成，就得團結大夥才有保證！』

在今年六月的洪水中，田同志第一個冒着齊胸的洶湧的水流下去搶救工具器材，帶動起大家，結果全部都搶出來。

當要趕修一座大橋的時候，誰也覺得時間沒有多大把握，在一個漆黑的夜裡，田同志召集工友在一起，他帶頭用繩子吊到深邃的橋底下去，在他的影響下，十三天完成了半月的工程，他重覆地說：『親自幹，帶頭幹，幹最難幹的，才能帶動別人！』這很好的說明了爲什麼『那裡有老田，那裡的任務保證完成的快！』

（石家莊日報三十七年七月）

時時刻刻想工廠

電車工廠 萍 水

電車工廠修理股車台組老工友徐元治，他兄弟五個，他排行老五，車台組于茂澄工友說：『修理股沒有不知道的，徐老五幹活真是誰也比不上哪！』的確是，徐工友幹活從來沒有耍過滑，老徐每天在車台組職場外邊和于茂澄、焦鳳陞二工友幹小修理故障，從來沒有壓過活都是當天工作當天完。徐工友常說：『不怕故障多，就怕沒有活！』

春節前工友們都很快的趕任務，在春節要多出車，組組都打加工，捲電滾線和作電車零件。那時候老徐可真撒野了，每天甚麼也不想，只知道幹活，每天在六號道，爬在槽溝裡幹二〇一、四〇一等小型車的故障，在春節將近的幾天，更要多出車，老徐想：光這樣幹和以前一樣，那能把車出多了呢？所以他就想了一個法子，在車台職場外邊三號道修理大型車故障，這樣就提高了效率一倍。

近來老徐知道了中國人民在全國的勝利快來了，老徐每天心裡總是高興的想：『不但工廠是自己的啦，連全國都是人民的啦！咱們的好日子快要來了！』越想越高興，在工作當中就更增加了積極性。

在年底有一天晚上，快要下班了，老徐把一台五百號車的電滾修理好，只剩了按油瓶螺絲和救命網，一下子停了電啦！姜永生說：

『等明天再幹吧！』可是老徐可沒在乎，他一股氣鑽進車底，被車底的鐵樑鐵架碰了頭頂掛破臉，他也不在乎，到底把油瓶螺絲摸黑乎的按好了，並又摸索着，把老大的救命網按好了，又多出了一台車。

上個禮拜六那天下午下班時別的工友都收拾着飯盒子往家走，老徐也完了任務回家，剛走出北賬房的門口，在槽溝的橋板上看見有一台四百號電車電滾故障入庫了，當時老徐想：這台車壞了是我們車台組的活，我今天回家不能幹，明天禮拜，這不是又少出一台車嗎？可是天黑了，老徐沒辦法就回家了。他想：今天不幹明天高低也要把他幹好，把這一台車修理好叫他出庫。第二天禮拜早晨，很早就上工廠把這台四百號車的故

隊修好了，在禮拜就沒就誤出庫。過春節了，工友們都回家快樂的過年，老徐在家過年也是時時刻刻的想着工廠——「車台組的活入庫了，沒有人幹還行嗎？」在初一的午前他就去打聽隣居交代組的工友明延正：

「工廠裡有沒有故障車？」明工友告訴他有故障，他就不管過年不過年，就上工廠去修理壞車。在初三那天，老徐又要上工廠去要修理故障車，隣居明工友說：

「車庫裡沒有故障不去吧！」老徐說：

「不管有沒有故障，我也要去看一看去。」老徐到工廠一看真的沒有故障，徐工友說：

「我在這坐著等着，有故障車入庫我就把他修好，出庫拉客是真的。」

（大連日報三月）

俺要幹到底

逸 斐

——長辛店一個老工人的復工

三月八日下午，工會籌委會同志到俺家來，通知俺明天就去上班，俺高興得心一個勁跳。八九年，不，將近十年，沒走進廠門了！成天攔一個比討吃強些的菜攤，俺這份罪總算盡頭了！共產黨回來，才有俺這沒窗戶門子的臭幹活的進廠門！俺算是認清這道兒啦！這回，可是非幹到底不行。

世道變了，自個的工會辦起來了，全是真心實意替人辦事！怎末說呢？你看『二七』時失業老工人都上了班，『二七』烈士吳珍他媳婦領了一千斤米，做個買賣點補着，能過日子了。葛士貴他兒子，早先學手藝，叫國民黨鬧的去搞警務段，現在他自個願學手藝，還叫學手藝，這不是明擺着麼？不說這，就是叫國民黨刷下的那些手藝人，不是也上北平去登記投考了麼？過去，誰給俺們辦過這些事？

三月九日，俺上了班，好些年青人看着俺，老同事也過來拉着俺。年青的同事說：『你這久沒上班了，手藝還溜行麼？』嗨！這什麼話，打從十五歲幹到五十多，你算算有多少年？這份機器都吃到肚子裡了！打個比方吧！你從小唸書，字可不全吃到肚子裡了？能忘麼？有一個同志說：『你是二七老工人，你得好好幹，幹在前面。』唉！這還能叫同志操心？賣力氣可以跟年青人比，講手藝，老經驗，幹在前面還用說？一輩子醋酸苦辣全嚐過了，還能丟『二七』老工人的臉！不能，不能！

爲什麼不能？就拿二七來說，那時俺血氣方剛，爭禮拜、爭八小時，當時俺下了大半，自個沒享受到，那死了的雖死了！可這利益不全叫後輩享受到了麼？俺今天也享受到了。那天同志講勞動保護、福利、社會主義社會，工人生活才更好！俺這大歲數，許趕上許趕不上？可眼光不能淺！後輩還不好了麼？就是這大廠，當年甩了辮子上班，那有這規模，還不全是流血流汗爭來的！人要思想開了，什麼都能幹在前面。

說的是人心不一樣也是真的，有的轉得快，有的轉得慢，不忙！這年頭，那個上了岔道，也能叫俺毛主席給拉回來！怕什麼！現在，解放了這末些天，說句良心話，天變

了人變了。可也還有見了咱解放軍同志摘帽子鞠躬，儘挑好話給你說的，他心底怎樣，說不準還盼人和民黨呢！又有一種人，老實結巴，說話綿，沒緊沒慢的工作。又有一種人自個心裡儘操心自個的事！管什麼手藝提高呢？……那世道各人有各人的道！明面上的事不難相信！好聽的話，願聽的話，要分清，心裡要有底！這是俺老經驗。

就拿俺這大小子的事說吧！早先那幾天，俺儘盼着叫他回來上班，他原本是手藝人，兩個人賺錢不更好？昨個收到他的信，說他參加了解放軍，俺可真心實意的喜歡！你瞧，這信。他說解放軍這末好那末好的。說實心話，當年他去當保安隊，可是自個投的，家裡沒吃喝，想升官發財呢！那是常道。現在好了！俺給他去信，叫他別三心兩意，別跟爹成了兩碼子心，共產黨只看材料够不够，不能憑什麼！要幹到底！才對得起人民！

你們說，共產黨領導的世道，能有幾個不樂意的呢？俺這夥子從前窮幹活的誰都鬆開了嘴了！

「主人怎樣當法？」

喬羽

——長辛店工人陳振青的故事——

煤油燈

夜裡，風刮得很大。人都睜不開眼，電石燈點着又滅了。機車裝修室裡打夜班的工友都着急了。有人在說：「人離開亮光就成了瞎子，誰能摸黑幹活？」接着就有人說怪話了：

「陳老頭怎麼還不來呢？都是他，一有功夫就嚷，幹呀，幹呀，把大伙的勁兒都鼓起來，頂夜班讓這台甲檢車出庫，他倒不來了！」

衆人倒沒有什麼議論，可是火性大的就不同意這個怪話，不服氣地替陳老頭辯護說：「上五十歲的人了，能有多大精力呢？一天到晚，爬上爬下，手脚不停，他不累嗎？」說怪話的也有道理：「誰讓他是工會小組長來！」

這時一盞燈閃進來，大夥都嚷說：「燈來了，燈來了！」老頭子陳振青手裡提着一盞煤油燈，進了庫房，一進來就說：「都來了？風真大啊！」大夥說：「我們正搗你的脊樑骨哩！」他笑嘻嘻地說：「搗吧，怨我來得遲了。剛才我來到這裡，電石燈點不着，到家裡提來個煤油燈，比摸黑強，明天這架甲檢車要趕着出庫呢！」

「幹吧，別再說啦！」這是剛纔那個說怪話的說的，看他那個不好意思的勁兒，不覺被誰暗地裡揷了一拳。他低着頭提起煤油燈來，搶先爬到機車身上去了。

不久，工人小報上刊出了一條頭題新聞：「機務段生產效率增進，解放前機車甲檢半月出庫，現在最高記錄僅用七天。」

物 歸 原 主

機務段清點時，大夥選他當清點委員，又選成委員會的副主任。有人和他開玩笑說：「陳主任高興得連鬍子都刮了！」他滿臉正經地說：「這一回叫物歸原主，你說能不高興嗎？」說着，不禁也笑了，雖然臉刮得發光，還是能看見花白的鬍根，像小銀星嵌在嘴巴上。

老頭子忙起來了，一處處細清細點，眼瞧見了，手摸着了，纔讓旁人記在賬上。有一個領班嫌麻煩，很急躁地說：「我這裡沒錯，寫上不就結了嗎！」老頭子說：「不成，這是查自己的家業，要親眼看到，親手點到才算數！」可是隔了，忽然找不到他了。大夥都着急，有些工具叫不上名色來，非老頭來不可。

在一個陰暗的牆插角裡，聽見有人呼味呼味地喘氣。走近一看，只看見老頭子的下半身，上半身鑽到破工具箱後面去了。他在下面喘着氣說：「這下面可有好東西哩！」大夥用燭棍把箱子搬起來，他抱出來摩子、鋸刀……有二十來種工具。最後檢起二尺多長、鴨蛋來粗的一個圓棒。他用兩隻黑泥手，擦去上面的塵土，顫量了兩下說：「這是原鋼，想買這樣的材料得多少錢呀！」他俏皮地翻了翻眼皮，眉毛上的塵土直向下落。他輕輕地把原鋼放進一間空房裡，回來告訴那裡的領班說：「把你的箱子收拾一下吧，好東西都漏到地上，讓土埋起來了！」領班駭怕落不是，搶着分辯說：「這都是日本在時，箱子破了，漏到地下去的，國民黨來了，也沒搶出來……」老頭說：「這不怨你，可是往後成了自己的東西，還能亂扔嗎？」領班馬上找來木板動手收拾，第二天再去看

時，新擦得放光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箱子裡。

老頭子脾氣這麼古怪，一天到三里外東河水泵去清點，大夥休息下來喝水時，又找不到他了。找到鍋爐房裡，原來鍋爐匠把他圍攔起來了，他站在當中，揮着拳頭講得正起勁呢！話沒聽全，只聽他說：「這裡離段里遠，往常水泵上偷煤最方便不過，這會兒物件是咱自己的了，就得知道主人怎樣當法！……」

秧歌隊大經理

新鑼新鼓新飄帶，年青的工人秧歌扭得正紅火，不知道什麼時候，隊伍裡多了一個白花鬍子的老頭子。

原來，陳振青扭進來了，年輕人眯了個鬼眼，都沒吭聲。他們看着老頭子兩腳邁不開，拙笨地硬向前邁，兩隻手不知道往那兒放，好像要擎住青天，舉得高高的直搖幌呢，大家轟的一聲笑起來，羞得老頭子躲閃不及，拔腿就跑，却被四圍看秧歌的拉住
了。

『不要跑呵，老頭子扭秧歌能轉少年哪！』

『不行了，不行了！這事是年青人幹的，我還是當秧歌隊的大經理吧！』堆滿皺紋的老臉像草雞下蛋似的紅了。

當初，年青人成立秧歌隊時，沒有鑼鼓作了難。老頭子知道了，就說：『好，我承辦這個事，』一些上年紀的工友，雖然不敢下場扭，可是人人都愛，又是陳振青承頭辦事，大夥就湊了款子，置辦傢伙，敲打着扭起來，陳振青也就成了秧歌隊的大經理了。

（北平解放報一九四九年三月）

建廠能手劉仁剛

裕華工廠 陳汝經

你走近裕華工廠的鍛冶場，就會聽到那台龐大的切鐵機叮噠，叮噠終日不息的響着。這是它的主人——特等工臣劉仁剛積極勞動的成績。

老劉是三十七歲潑辣苦幹的鉚工匠。過去給日本人和工廠主出了十啦年的力，衣不

得暖，食不得飽。我說：『老劉，你真能幹哪！』他說：『能幹？咱過去要給人家（指日寇、廠主）這樣幹人家還不信服呢！』那時候他像一塊白玉，被埋在泥裡。解放以後他便大放光明了。

老劉從建廠時，就來到裕華工廠，每日都在發明、創造、完成與超過任務上用腦子。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廠方要建設一座七十噸的砂圓子，工廠裡沒有這樣能幹的人，要找日本人幹，老劉聽到這個消息後真不服氣：『怎麼見得我們廠裡沒有人能幹呢？』在他的要求下，廠長終於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他。他自己也知道，要建設這坐七十噸的砂圓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步就需要製圖，並且自己還不十分精通。但是這不能難住老劉。他向別人打聽、學習，反覆的計劃，連夜不睡的研究、改造。寒風刺骨的天，阻止不了他和數十名工友的工作。終於在當年的冬季裡，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龐大的砂圓子聳立在鍛冶場的北頭。當時誰也沒想到，一個鉚工匠能有這樣的才能。

『老劉！我真不知道你有這樣的能耐，真是一個建廠的能手！』這是廠長誇獎他的

話。這時樂的老劉，也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只是抿着嘴笑。

「老劉！現在咱廠還要建設一座烟火爐，你能不能幹？」他很爽直的答道：「能。」

烟火爐建設好了，但是爐裡的上下距離與溫度還不適宜。他就重新進行了改造、試驗。從早幹到夜深。他圍繞着這座烟火爐，時而爬到爐頂上，時而跪到爐的一旁，一時不停的在試驗與研究着。打夜班的老鄒向他招呼道：「老劉！快到一點啦，你還不去睡覺嗎？」

「睡覺？甚麼時候把這座爐研究成功啦就睡覺。……」這時爐裡的火忽忽的直向外冒。烤的老劉滿臉汗珠子直往下滾，但是他並無半點嫌熱與疲勞的樣子。時候已經是早晨六點半了。老劉在爐旁剛一打盹的瞬間，起床的笛聲醒了他。想起了烟火爐還沒有研究成功。揭開爐門添上幾畝煤，趕緊又爬到爐頂上看那溫度表了。老劉就這樣一連三天三夜，沒有停息的為這座爐忘却了全身的疲勞，終於被他研究成功了。

老劉不僅是個積極份子，並且還能不攔架子和每個工友團結在一起像親兄弟一樣。

後來老劉又把烟火爐加以改造，使廠方每月節省二十六噸多煤。並且在改造鹽槽、創造中心渦漏胎、與利用廢鐵生產中，又給廠方節約了不下千萬元。去年十月間，在他的團結推動下，又完成了製造兩萬根鐵料的任務，並且超過了一萬根。

因此，在去年十二月底，集體大功的優勝旗高掛在鍛冶廠裡，這鼓舞了鍛冶廠的每個工友的生產情緒，一個個工友都瞧着這面優勝旗在微笑。鍛冶場現在擁有三座砂圓子、六座烟火爐，這都是劉仁剛一手領導着工友建設起來的。老劉真不愧為「建廠的能手！」

（旅大人民日報一九四九年四月）

除了安心生產啥心事也沒有了

△乘舟▽

宋彥來是南宮華昌紡織工廠的一個熟練工人。他今年三十四歲了，十七歲上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就到天津學習織提花毯去了。他回想起當年學徒的滋味時，真是十分難過。

賢本家對工人壓迫剝削的苦練他是嚐盡了的。他清清楚楚的記得這回事：因為壞了輪線板角被技師打的頭上熱辣辣的昏了一陣，現在想起這回事他的眼睛還有些紅潤。爲了怕叫掃鋪蓋，那時自己也不敢喘聲。技師對學徒每天規定幹多少活，規定的數目總是叫他很難完成，但若真的完不成，不但不能吃晚飯，還得罰跪，弄得整天提溜着心，從沒有舒坦過。在他沒學滿徒的時候，由於忍受不了廠主技師的苛薄待遇，曾結合同伴秘密的組織了工會來進行反抗，結果被廠主賢本家發覺，用武裝壓下去了。後來工人換了打，有的還被開除了。

宋彥來在天津苦熬了六七年，事變後工廠裡的貨品銷售不出去，工人由自受苦不扯錢，而變得慢慢的被裁減下去。這時宋彥來就用手空空的回家了。從此賢本家百般壓榨的牛馬生活算結束了。

日本投降後有人把宋彥來介紹到華昌紡織工廠作工，他雖然回家後見到一些共產黨爲人民服務的行動，但却不知道共產黨所領導的工廠是什麼情況。他一方面爲了弄些小錢，混個自己的吃穿，另一方面爲了照顧家就這樣去了。

宋彥來進廠後經過一個短時期的親身體驗，思想上就起了變化。他見到經理的艱苦樸素作風，工人的團結友愛，廠方對工人的愛護，處處關心着工人的利益，特別上級規定工人除生產外，還要學習，明白國家大事，這時候在他思想上就覺悟到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領導的工廠，的確與資本家的工廠一個是天上一個地下。同時工人也有了自己的組織，成立了管理委員會，工人自己來參加管理工廠，真是工人當了工廠的主人。這時宋彥來自己覺得慚愧的就是工廠沒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沒有把技術完全發揮出來。因此，自己拿定主意，今後不但要發揮自己的技術，同時還要把個人所知道的完全傳播給大家。他曾經把如何愛護機器，機器什麼地方好出毛病，出了毛病怎樣修理得快，機子不出毛病產量自然增加的經驗完全告訴了別人。在舊工廠裡誰也不肯把經驗往外傳，因為他怕別人會了踢了自己的飯碗；只有在新社會的工廠裡才獎勵工友之間友愛幫助，共同鑽研，改良技術提高生產，在宋彥來的耐心培養幫助之下，現在華昌工廠裡有兩個練習生已經成了甲等工人了。

去年秋在石家莊工商會議後，爲了支援前線，增加產量，由計時工資改爲計件工

資，工資沒增加，但每個工人的產量都由一月織七十五條增加到一百八十條（過去因為廠方對可能生產的數量摸不很清楚，所以規定每人每月織七十五條，實際上在廠方規定，每人每月須生產一百八十條時，一般工人都能達到這個生產數字，快的還能超過好多），超過此數按件加工資。這時個別工人不滿意增加產量，不增工資的辦法，就鬧起情緒來；但朱彥來並未計較這些事，他以自己的生產情緒來影響覺悟低的工人，並向他們解釋說：「計件工資這辦法很好，這樣你越生產的多賺的錢越多！」正如工會主任說的：朱彥來確實能從工人長遠利益想，這樣能够增加產量，減低成本，廠方減少開支，工廠越幹越賺錢，刺激工人的生產情緒，工人生產多，賺的工資多，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家財富，另方面工人又能得到長遠利益，不然成品高，產品少，工廠賠本，垮了台，工人失了業還不是自己倒霉嗎？在朱彥來的影響下也就把覺悟低的工人情緒帶起來了。現在工廠裡流行着這樣幾句話，就可想到大家對朱彥來的認識：「朱彥來真能幹，技術提高又熟練，每人規定一天織六件，他比別人多織一半。」從他的勞動態度上說，因他担任工房的小組長，往往是以自己的行動來帶領大家。每天吃了飯不吹上工哨，他的機

子就嘩啦啦的響起來，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

現在朱彥來仍是不驕不傲的以自己的高度熱情積極的生產着。那天晚上我見了他以後，他很高興的對我說：『現在我沒有不順心的地方，在咱們工廠裡人人都看得起咱，家裡又翻了身分了地，娶上媳婦除去專心好好生產，我啥心事也沒有了。』

（工農兵六卷一期）

模範工人趙振瑞

王春瑞口述 海波執筆
劉瑞法

趙振瑞是冀南實業公司機器廠的一個普通工人，原籍冀中趙縣，今年四十多歲，過去曾在石家莊一家工廠裡做過近二十年的工，他嚐過廠主的皮鞋和拳頭的滋味，也受過工頭的辱罵。失過業，挨過餓，他深知資本家的享樂是剝削工人們的血汗而來的。

石家莊剛解放，他就到了這個工廠。

當他才一進入機器廠時，他是十分小心謹慎的，恐怕萬一得罪了廠方面失業。可是

他進廠不久，就常常聽到工務股的同志講說着：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就是工廠的主人。以及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階級。……這些使他很驚奇！當然，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道理他也聽說過，不過他所聽說的，只是從進步的工友口中說出的，從來他沒有從工廠領導人的口中聽說出過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話。所以他想：真的，解放區工廠領導人說的都是真理！更重要的是他在實際的體驗中見到了：工廠領導人對工人那麼和藹，工人有了錯，是那樣的耐心教育，從來他沒有見過這個工廠的幹部打罵過工人。並且在領導上還不斷的聽取工人的意見，改進工作，改進領導，漸漸的他感覺到：自己真的成了工廠的主人了。

他從親身的體驗中得到了教育，認識提高了，因此他的生產熱情及責任心也就隨着提高。

有一次他看到「紅爐」（打鐵爐）上四個工人，他覺着「紅爐」有兩個人，一人掌鉗，一人輸鐵就行了，為什麼工務股要浪費這兩個人力呢？於是他找到了工務股的同志說：「兩個人的活，叫四個人做，不是白浪費人力嗎？」當然這是由於領導工務工作的

制志「外行」，不了解「紅爐」需要的人數所致。廠方接受了他的意見，從「紅爐」上抽回了兩個人，去做別的工作了。事後開工人會時廠方負責同志說：「像趙振瑞這樣提意見就是幫助了領導。」趙振瑞他在人群中伸出了粗大的手，摸了摸嘴唇，裂了裂嘴說：「這就是幫助了領導？不，是因為工廠是咱自己的，想省出工來，多生產些東西。要是從前在資本家的工廠裡呀，我準不對工頭說：『這是浪費人力！』」

今春，工業處佈置給該廠的任務是：改造水車。造好交水利公司，由水利公司推廣，興辦水利。工廠領導上接受這一任務之後，就告訴了工人，看誰能改良或仿造出輕便的水車來；這時工人和廠方，都沒有把握能够改造出輕便水車。可是趙振瑞心中却拿定了主意，當宣佈要改造輕便水車的第二天，他就送到工務股一個水車的圖樣。這個圖樣是用鉛筆畫的，筆道有的粗，有的細，畫的歪歪扭扭的。但不管如何，總算是有了個圖式，於是廠方即允許並鼓勵他去試製。

他接受了這個任務以後，又高興，又發愁，他想：他的計劃工務股允許了，這是發揮自己技術的好機會；如果水車製成了，這對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同

時他又想到如果不成功，自己自落無趣，倒還是小事，而浪費了這些人力和國家的原料是罪惡！雖然廠方不埋怨，但自己良心上怎能過得去？想到這裡，他又洩了氣。但他又想到，既然接受了這個任務，總是要幹下去的，自己雖然辦法不够多，經驗少，但是，還有很多的工友可以幫忙，去共同研究的。於是他的信心又提高了。

一開始，他和老尚、老石等幾個熟練工人就互相商量、比劃，耐心的製造着每個零件，有時一個螺絲他就旋旋，按按，按按，再旋旋。並且他耐心的，拿着手，比劃着教給練習生：怎樣搖鉤子，怎樣上油。他日夜沒有展過眉頭，吃飯、走路，甚至到廁所時，他也在嘟囔着，思考着怎樣造練子，如何接管子，以及怎樣才能使「牙」不影響皮錢迴轉。

經過七、八天的過程，輕便水車製成了。按在井上一試，出水量比一般的水車都多。但，這還不能使他滿足。他想：「輕便水車」還不够「輕便」（二百七十斤重），用的原料還多，因此，成本也就貴了；現在農民經濟也很困難，成本貴了，誰還買得起！再說，婦女和未成年的小孩，雖然能用，但用起來還是很吃力。他想到這裡，就又

仔細的研究着從每個零件上減去了重量。等第二部水車製出時，已將原來用的原料，減輕了三分之一，全部水車的總重量只有一百八十斤了。又一試，証明了十幾歲的小孩也可以使用，這時他笑了。對工務股老王說：「我心裡的大石頭可落了地！」

因為他是個普通工人，工資比較低。工會副主席王春瑞同志問他：「老趙！你對你的工資有沒有意見？」他笑了笑說：「沒有意見。因為我的技術不高，不應多要工資。再說，今後在咱自己工廠裡好好生產為人民服務，人民是不會叫我挨餓的！只要餓不着，賺那多錢幹嗎？」

（工農兵六卷二期）

工人創造人力水車成功

申 原

一天，我去軍區修械所組織通訊工作。到後，所長指導員都很高興，像有一件大喜事急於要讓人知道似的，沒談幾句話，指導員便告訴我們改良人力水車成功了。這對

農業是一個偉大的貢獻，比老百姓現使的水車耐用，只用人力，不用牲口，澆地速度也快。初次試驗，每分鐘能止水二百四十斤，如果水源供的上，一天能澆七、八畝地，比普通水車多澆一倍的样子，爲了使一般農民能够購買，還正在研究減低成本的辦法。指導員很驕傲的說：『這全是我們工友同志們的智慧！』所長也壓抑不住內心的喜悅，興奮的說：『三個工友在七、八天內就研究成功了，真了不起！』——走，我領你去見見這三個同志吧！』

因爲工友同志們都很忙，我只見着了王心正同志。

心正同志四十來歲，個子不高，黑胖胖的，樣子很沈靜。一見面，他也和所長指導員一樣，忙着熱情的對我講述他們研究改良水車的經過：

『去年上級指定叫我們研究改良水車，我和政元、金波在一塊研究琢磨的有了點門路，但是覺着沒把握，怕弄不成，白瞎了工料，沒敢出頭。今年二月十九，所裡覺得我們研究得有點底子，便叫我們三個去永年參觀新水車，並且叫我們畫好圖樣回來，自己研究製造。去了以後，才知道那裡的新水車是私人研究的，這人很保守，怕我們把造法

學去了，長短不叫看。我們不願白跑一趟，裝着要買他的水車，這樣才讓我們看了個外表，雖然不能底細看，可是覺着比以前更有門，回來我們信心就更高了。我們想：在舊社會當工人那能這樣，別說沒能耐，有能耐也不能出頭露面，出去參觀，就拿我們三人說吧：王金波災荒年賣了他妹妹，換了點糧食吃了還沒辦法，才餓了他老娘一棵樹學做木作活，家裡窮，學不起徒，作難就不用提了。我呢，在舊社會上當了幾十年工人，誰瞧不起咱，一天不做活，就沒有飯吃，病了就得捲被子回家，誰有心改良東西？誰叫咱研究改良？現在工廠是自己的，勁頭就不一樣了。」心正同志自負的說：「有力量就得使出來，人家永年的老百姓能研究成功，咱就能研究成功，成功之後能少費多少力氣，多收多少糧食！」他很堅決的說着，充分的表現出新社會工人的英雄氣概，和對新中國建設的熱誠。

「經過我們三個人研究，琢磨，三、四天的功夫我們認為就成功了。等着到井上一試驗，不料抽不上水來，這下子俺三人真上愁了。」他緊張的說：「王金波從早起上工，一直在琢磨，上午飯也不吃，我叫他去吃飯，他怎麼也不去。田政元急得半夜裡睡

不着覺，跑到我家去說：『老王哥，不上水，可是對不起上級，對不起群眾，咱無論如何得搞成功！』我那時也很着急，不過因為負了點責任，嘴裡雖然安慰他們別心慌，自己心裡還不是和他們一樣！說實話，那幾天俺三個都沒顧的吃上午飯。』

『後來俺三個又研究了兩天，第三次試驗就成功了。』我插嘴說：『那時你們一定很高興吧？』他說：『可是高興呀，現在上級號召大生產，咱這水車造好了，比老百姓水車上水多，又耐用，還不是一點小貢獻？』他又興奮的接着說：『咱試驗剛成功，所裡就報告首長了，二十八日司令員帶着病親自來看咱改良的水車，這點成績，首長就這樣看重，真叫咱不知咋的好。』

談到這，我又要求看看水車。

水車剛放到井口，一個大鐵管深入水面二、三尺，所長用手一搖，水就從鐵管裡源源的上來了。不停的搖，水就不停的上來，比老百姓使的水車確實汲水快，也輕便，不必使牲口，人力就可搖動，而且耐用。水車轉動的搖着，心正同志看着滾滾的水往上湧，止不住心頭的高興，在一旁不住的對我指點着，將來正式製造的時候，什麼地方還

需要修改，他鄭重的對我說：『做好了，要成本低，質量好，耐用，才對群眾有利。我現在正在尋思，成本高了，怕一般群眾買不起，成本低了，又怕不耐用，我們正在研究，即使壞了，老百姓能够自己修理才方便。』心正同志這種高度的群眾觀點，表現出工人階級的崇高和偉大。

（工農兵五卷十二期）

一天的工作

北平電訊局工人才萬金

——四月六日的日記

汽笛響了，我匆忙的起來到院子裡洗臉。吃過飯，人們一抹嘴就到『工具材料保管處』去領工具和材料，我們『拉線組』的工作跟昨天一樣還是打拉線，不過減少了兩個人——調到『架線組』，不管調下了幾個人，反正我們的工作也是一樣要以競賽方式進行的，各組的工具和材料都預備好了，汽車開過來，大家都忙着裝自己的工具和材料，『測量組』的，『立桿組』的，『裝擔組』的，『架線組』的，『拉線組』的，『繫線

組』的，『掛膠皮電纜』的都七手八腳的忙個不停，片刻間，工具材料都裝好了，大家都蜂湧的上了車，喇叭一響，車輪轉動，就踏向工作的征程，在工作現場裡，各組的工友都以爭取『工作模範組』的勁頭勞累了一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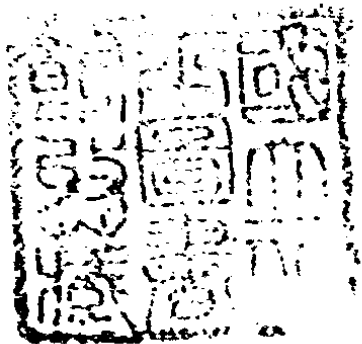
回來吃過午飯，理應是一小時的休息，然而各組的工友們都在商討午後的工作，連休息的時間也忘了，我和本組的康頭，正商討着打拉線的巧妙法，張班長走來對我說：『今天線要掛齊啦！下午你們倆人在家做交叉的弓子，明天就都完了。』我一聽到『完工』，覺得非常驚疑，心想：『預計十天的工程七天就做完了，真是空前創舉，打破工作的新記錄』，心裡高興的『嚶！嚶！』地跳起來，一小時過後工作汽車開走了，院內沉寂的很，除我和康頭外，還有唐培金工友，他是留在家裡整理材料眼的，他走進屋裡去工作以後，我和康頭二人好像在做技術競賽，都要爭取『勞動英雄』，但聽得『吱吱吱』的鉗子夾鐵線的聲音。我們二人立誓保證要把這幾個交叉弓子在今天下午完成。唐頭做完了材料眼，走出屋來笑嘻嘻的對我說：『我也要學習做交叉弓子。』隨後就拿起鐵線來做，先是上隻手轉鉗子，做過三個之後，就學會用兩手轉鉗子，他的學習真進

步真可謂之『心靈手巧』，我們二人都欽佩他。我們三人一邊工作，一邊研究，說些交叉的用處，尺寸和做法。……幾十個弓子做完了，太陽還沒有壓着西山頭。

在現場的工作工人都給汽車載回來，院子裡又是一番熱鬧，大家洗洗臉，吃過晚飯，太陽已墜山了。香山附近的景象很美麗，我信步走出門來，心裡十分愉快。回到院子裡，聽到歡樂的唱歌聲：『東方紅，太陽升……』、『你是燈塔！』、『團結就是力量，』……你言我語，亂成一片。我在院內遇見了房東老大爺。我對他說：『總看我們工人多麼高興！工作了一天不知勞累。』房東回答說：『辛苦即是幸福，沒有辛苦換不來幸福。』話很懇切，令人動聽。我把這兩句話牢牢的記在心頭。

屋子裡的聲音沉靜下去了，工作檢討會開始了，我告別了房東走進屋子裡。

（人民日報三十八年五月）



JUNE 29 1949 贈

